## 數

這一意為這一樣

農

嵐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編上 海 古籍 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bigcirc$ 

001 - 070

## 敦煌 文 獻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1

編

者

天 上

津 海

市

藝

術

博

物

出

版

館 社

出 版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厰

製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印

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四四 插頁 四八 **©** 天 上 津 海 市 古 藝術 出 博 版 物 館社

ISBN 7-5325-1941-4 Z·279

#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ianjin Arts Museum

 $\bigcirc$ 

001 - 070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Arts Museum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6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ianjin Arts Museum
Volume 1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Arts Museum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Arts Museum

8 mo  $787 \times 1092$ mm printed sheets 48 insets 44 First Edition: June 1996 First Printing: June 1996 ISBN 7-5325-1941-4 Z·279 顧總策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問

畫

饒宗頤

潘重規

敦 煌 文 獻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黃任編輯** 曹光甫 曹光甫 方

偉

執行編輯

蔣維崧

### The Corpus of Dunhuang – Turfan Manuscripts

Planner – in – Chief Wei Tongxian

Consultants
Ji Xianlin
Pan Chonggui
Rao Zongyi

###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ianjin Arts Museum

Executive Editor Jiang Weisong

Photographers
Yan Keqin
Fang Wei

Editor – in – Charge Cao Guangfu

>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濟、 成 經室中所發現的 數萬件手寫卷軸和刻印典籍以及繪畫 術環節。同樣令人鼓舞的是 的 寫和刻印的文書以及多姿多采的繪畫、 商朝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資料。後者在甘肅敦煌縣鳴沙山莫高窟第一七號洞窟: 被稱爲中國文化史上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這就是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 動了一門國際性學科 相若。 樓蘭等地區 的發現。 政治 這就爲深 文化生活 當歷史的車輪由上個世紀向本世紀馳進的時刻,在積貧積弱、列強凌欺的中國大地上, 這批被學術界稱之爲吐魯番文書或西域文獻的資料同敦煌文獻相聯繫、 經濟 前者在 也發現了大量的古代遺書,其出土地域同敦煌接近,而文書年代、內容和形態亦與 人的研究創造了條件 ,它所提供的真實獨特的資料,已經有力地啟動並迅速地推進了對我國和中亞地 法律、宗教 産 河 南安陽小屯村先後發掘的十多萬片甲骨,已將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數 生於四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初的大量用漢文和梵文、藏文、粟特文 敦煌吐魯番學的誕生與發展 、語言、文學、科技、藝術和風俗等各學科的研究,填補 於敦煌藏經室打開的前 ;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公布、 雕塑,廣泛地涉及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各民族古代社會的 雕塑等等,它的學術價值雖然尚未被全部認識 後 所不同的是 在新疆吐魯番及塔里木盆 輯集、印製卻遠未實現,這自然 殷墟甲骨的輯集 印證 地庫車 的秘密藏經室 輝映 和 一九 了一些迷失 、回紇文 利用, 印製已 〇〇年 卻接 從而 和 闐 區 給敦煌吐 孕育並推 敦煌文書 已久的學 連産生了 中發現了 敦煌文獻 政治、經 經大體完 古代社會 于闐文書 百年,爲 而,從藏 、尼雅、

敦煌文獻的發現早已載入文化史册 這無疑是學術史上的盛事和幸事 它本該立即清洗被蒙 翳了近九

魯番學的深入發展形成了困難

堡 程 布 館 百 了這批珍貴文獻的學術效應, 在 年 中 H 再 法國國家圖書館 外公私收藏家手中者不 本 則這批文化上 歷史塵垢 的 大 谷光瑞考察團 輝 的 耀出它那炫目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 無價之寶 這是曾使不少正直熱心的敦煌學家扼腕痛惜 知尚有幾許 紛至沓來, 經 的學術 面 世 各有裹攜 光彩 再加 便被 上 割 然而 有意無意的 裂分散 而刧餘之物 則 英國 文化 人爲障礙 北京圖書館爲著名的 的 史上 斯 復遭散佚 坦 的任 因 從而造成研究 的 何 法國 新 發現 以 至 的 目 伯 兀 前 希 工作 大庋藏家 除 和 英國 個 俄 認識 と 外 家圖 的 奥登 的 散 書 過

堡 研 研 的 發展做了 如 九三〇 發展 學家如 究碩果爲敦煌學增添了光彩。 究工作 呈現了敦煌學的初步繁榮景象 振 H 拍 因 照片 本 玉 年 而 或 的 季羡林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國 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已經數度舉辦 嗣後 敦煌學儘管目前已成爲 內 他們辨識著録 藤 抄遺書 維 湖 南 我國學者董康 唐長孺 蔣伯 那 編目録 波利 斧、 撰寫序跋 饒宗頤等等 劉師培 貞等等, 寫序跋 與中國的敦煌學家共同推動了敦煌學的前進 而英國的斯坦因 劉復 門國際性的顯學, 産生了一大批學術成果。 繆荃孫等人依靠伯 也對敦煌 , Ė 爲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胡 同 適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已經建立 大批中 文獻 王重 法國的沙畹 的 民 青年學者進行着深 整理 可它的誕生和 希和等所提供的 向達 研 、姜亮夫等先後遠涉重洋 究作 伯希 而敦煌學的正式命名則遲至三十 出了 發展 和 人踏 有限 各自 德國 卻是 一數年 0 實 陳垣 照片 到 曲 的 的 的 目 格 折 貢 研 前 獻 倫 和 而 究 緩慢 威 些有影響的 陳寅恪等更 原 德 件 爲敦煌學 敦煌學更 學術 爾 的 奔赴: 開始 俄國 早期 倫 果不 以他們的 敦煌 的開 有了蓬勃 敦 後的 艱難 的學者 的奥登 吐 創和 斷 巴 的 魯

些都是對敦煌 著述往往 科學的 煌石室真跡 角 這種景象的確是令人鼓舞的, 研究後 文獻 度考慮 同 一輯印 的 刊 文獻整理 敦煌 方才産生了王 文獻合二而一 布滋助了 敦煌 文獻 的 成果 的 研 石室遺書 究的 輯 國維 , 集 進步 同時 諸如羅振玉 它的 印 製 陳寅恪等 也是對敦煌文獻認識 同 出 研 鳴沙石室佚書 敦煌學的 究的 現自是中外數代敦煌吐魯番學家心血 進步 蔣伯斧 的學術著作 帶動了 整 理 、王仁俊等的 文獻 研 從而 究則是緊相連接又互爲促進 研究的成果 的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刊 奠定了 布 敦煌石室書目 不僅 敦煌學的 進 如 步, 此 凝聚的 基 在對這些資料 等都是交互出 敦煌 礎 及發見之原始 成果 的 此 後 的 如果 初 從 布 展 進行縝密 垷 的 敦煌 的 口 在 I. 敦煌 作 在 學 這 都 敦 環

節

湧

成了 此 值 被視 出 研 以 百 求其次 的學者都 然已從 Ŀ 來看 現 究的 推 其寶貴而 進了 讓敦煌學家身處書室 作 嚴 爲是對學術 爲前 重 發展還存 到有 的分散 帶 商得各收藏家 能閱讀原始文獻。 已被 敦煌學的 有限 有 提條件和對象目 孤 開 從小到大, 本 的 發利用的 研究的 在着同步前 一發展 學術時 況且 的 性 嚴 0 質; 間, 單位或個 重 這就是我們輯集出 各藏家的管理觀念 即能縱覽敦煌吐魯番文獻 標的 有了長足的發展 限制 加 不過這在目前的客觀 進的現象 無論是宏觀的 悉心 以 出 ,自然還是提供研究的資料 正是由於存在這種限制 於閱 人 現之後 0 讀、 的贊同 敦煌所發現 整 分析 即被分藏於世 版 和 體研究還是微觀的具體研究 制 出現了 ^ 敦煌 物質和 協 度又極 的 助 推 全貌 文獻 初步的繁榮; 吐魯番文獻集成 論 採 主觀認識條件下 不 界各 判斷 相 取現代影印 所 既省卻奔波旅行之苦 同 不論屬傳世文獻的 而這, 以 地 從 從 , 然而 在近 甚至同 而得 而造成 方法 最理想的辦法是創造條件使 的 出科學的 目 如 個世紀的漫長歲 了 大概都還無法 都還是有 輯集彙刊 ,閱讀 件 果從敦煌文獻 的 文獻 補充 結論 使用 又免除四方求 待 還是遺佚 復 進一 使孤 實現 這結果 的 遭 月中 不便 割 所 步推 本文 提供 裂 文 閱之煩, 獻化身千 是,退而 動的。爲 敦煌學雖 這不能不 獻的重新 是從根本 有志於此 的應有價 破損,造

意見 大小 敦煌 過深 物通 均屬説明性質 術界提供 成文獻 項核 過 人的考訂 長短 圖 盡 心要求 吐魯番等地區 其所 像反 輯集彙印 一份 形狀 力求 映出 能 全 ;三、定名準確。 意在 我們將汲取這份可貴的 面 地給文獻準確定名 存真 的 來, 可信的原始資料 色彩、字跡 出現的各種文字資料和 方便使用; 是會受到若干限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0 敦煌吐魯番文獻具有文獻和文物兩 给敦煌吐魯番文獻定名本身就是一 圖版部分則按序排 、殘損自不必説 四 大 制 成果, 而 • 編排合理 而 , 藝術 有 文字部分如前言 作爲我們編輯工 的預期目標是: 所 資料 失的 即使是紙質 列 0 重在 盡 集成》 但失而 可 能完 實用 重 • \_\_\_ 價值 作 是一 不 編例 卷軸 上 整 損其真 項研究工作 兼及欣賞 套大型的資料性 地 相對完備 的依據或參考, 反映 這就要求對文獻 叙録 包封等等也不宜 啚 出 版力求其像 來, 0 分類目録 我們將盡 做到圖文結合 數代學者已經 使其成 置 並進一 的 書 忽略 力搜 爲 印 年表、索 步聽 製必 則是 部 求 心 須 在 取 發揮資料 引等等, 學術界的 這方面做 們工作的 輯集,將 的在給學 **過真**,其 進式的集 將實

集成》 雖爲我們所籌畫 推動和 實行 可實在也是中外熱心於敦煌學的有識之士合作贊助 的成果, 啚

的

佳

效果

别期望着他們能夠根據各自的需要提出改進的建議,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他們於百忙中出任《集成》的學術顧問,使《集成》的編輯得 像已列入第一批出書的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俄羅斯科 的學術保證, 到了中外敦煌學家的熱情幫助,他們曾給予我們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臺 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在此我們特申謝忱 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等,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們還認爲,任何圖書的最具權威的評論家是該圖書的使用者 在這裏,我們則要先此致謝了。 在籌畫、編輯過程中, 我們還得 ,我們特 到了可靠 灣潘重規 學院東方

九九二年七月十二日

### Preface to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oor and weak China, where big powers predominated, saw two of the four major discoveries in her cultural history. One is the discovery of over 100,000 Yin ruin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1899 at Xiaotun village in Anyang of Henan Province, which has proved that China's recorded history existed several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it used to be believed to, and provided reliabl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other is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documents in 1900. Tens of thousands of manuscripts, printed text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were discovered at the walled-up library of Cave No.17 in the Mingshashan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lthough their value in academic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cognized or utilized, these originals, including the colourful paintings, sculptur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texts dating from the period between the middle of the 4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1th century written in Chinese, Sanskrit, Tibetan, Sogdian, Uygur and Khotanese, cover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ancient Central Asia and West China and constitute a powerful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 economics, law, religion, language, literature, technology, art and customs in ancien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us, the age-old gaps in a number of areas of learning have been finally filled. What is equally encouraging is the fact that many ancient manuscripts were also excavated in such places as Kucha, Khotan, Niya, and Loulan in Xinjiang's Turfan and Tarim Basin areas around the tim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They are similar to Dunhuang texts in dates, content and forms and their excavation areas are close to Dunhuang. These documents, called Turfan documents or the Western Regions documents by experts, are interrelated with the Dunhuang texts, each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adding lustre to the other. Hence an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Dunhuang-Turfan Studies—— came into being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study. Now,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of the Yin ruin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almost been completed, thus facilitating further studies; however, the work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Dunhuang-Turfan documents is far from being finished, which naturally causes great difficulty to the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texts has long gone dow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fact is undoubtedly a remarkable event in academia.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discovery, the Dunhuang texts should have been cleaned of the dust of history gathered over nearly 900 years and given back their dazzling splendour in areas of learning. Yet throughout cultural history, all new discoveries have to undergo the process of winning recognition. Moreover, soon after these invaluable documents became available, they were taken away and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Inspection delegations" headed by Marc Aurel Stein of Britain, Paul Pelliot of France, S. F. Oldenburg of Russia and Otani Kozui of Japan came one after another and carried off large numbers of documents. What documents were left after the plunder were also scattered later on so that no one knows how many documents public or private colle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possess aside from those in the hands of the four main collectors: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Franc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Russia and the Beijing Library.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obstacles placed deliberately or inadvertently. All this ha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research in the rare documents and stabbed those upright and ardent Dunhuang scholars to the heart.

Now Dunhuang Studies has become a field of study of worldwide importance, but its birth and growth have undergone a slow and tortuous process. Earlier scholars like Luo Zhenyu, Wang Guowei, Jiang Bofu, Liu Shipei and Miao Quansun, making use of a limited number of photographs and originals provided by P. Pelliot and others, embarked on the

arduous work, distinguishing, editing, cataloguing, and prefacing. Their efforts yielded notable results. However, Dunhuang Studies was so named as late as 1930, thirty years after the Dunhuang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Later,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Dong Kang, Liu Fu, Hu shi, Wang Chongmin, Xiang Da and Jiang Liangfu went off one after another to London and Paris to take photographs of collections, copy ancient manscripts, catalogue and preface, making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is field by Chen Yuan, Chen Yinque and others added glory to Dunhuang Studies. Men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of M. A. Stein, E. E. Chavannes, P. Pelliot, A. Grünwedel. S. F. Oldenburg, Naito Koman, and Naba Tosisada, who mad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ifting and research of the manuscripts and did a lot for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Dunhuang Studies. Together with Chinese Dunhuang scholars, they pushed Dunhuang Studies forward. Hitherto, Dunhuang Studies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s have been held for several times. It has been a few years since the Dunhuang-Turfan Academic Society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Dunhuang-Turfan scholars of high prestige such as Ji Xianlin, Tang Changru, and Rao Zongyi,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scholars, have been doing steady and thoroughgoing research with notable results so that Dunhuang Studies has presented a picture of initial prosperity.

This encouraging picture is creditable to the joint painstaking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Dunhuang-Turfa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ork of editing and printing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 sifting and research of Dunhuang Studie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help each other forward. Earlier Dunhuang scholars often combined the two into one. Illustrative of the point are works like A Catalogue of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and Their Discovery, Originals of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Ancient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Manuscripts in Mingsha Caves Lost and Found, and Serializing Fragments of classical Writings Found in Mingsha Caves written by Luo Zhenyu, Jiang Bofu, Wang Renjun and others. Such works are both fruit of sorting out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documents. After careful studies of such materials, academic works by Wang Guowei and Chen Yinque appeared, thereb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Dunhuang Studies. Its advancement indicates that publication of the documents has promoted progress in document study and progress, which has in turn given impetus to

publica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Moreover, publication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sometimes synchronized. The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Dunhuang are the only copies exta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additions to tex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or lost texts that have reappeared. In fact, these documents were carried off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soon after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some cases, sections of the same document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different people. Besides, collectors differ widely in their concepts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 which causes great inconvenience in reading and in making use of the materials and, to a great extent, hinders researches. Owing to these obstacles, either general research in the whole or specific study of details has yet to be improved although Dunhuang Studies has been built up from nothing and has taken on initial prosperi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nearly one centur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prerequisi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is to provid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the ideal way would be to make the originals accessible to all ardent scholars. For various reasons, however, this goal may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at present. After consultations with collectors,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which was to photolithograph the entire corpus of the documents in one edition with the help of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In this way the only copies extan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Dunhuang scholars, who could thus save the trouble of hunting for originals and devote their limited amount of valuable time to reading, analyzing, making inferences from and forming judgements of the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s so that they might draw their own scientific conclusions. The work will give infinite impetus to the evolution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this is our very aim in publishing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Our objectives in publishing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are as follows: (1) Relative completeness. We have tried to search, edit, and organize various manuscripts and paintings in Dunhuang-Turfan areas in an effort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corpus. (2) True to originals.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have the dual values of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relics,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prints should be the very images of the originals, including their sizes, lengths, forms, colours, and traces of damaged calligraphy. We even took the quality of paper, scrolls, and covers into account. Naturally, it is difficult to present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in the form of two dimensions, but we